

□卢江良

现在只要提及中国绘画艺术,黄宾虹是一座绕不开的“山峰”。早在上个世纪末,中国绘画史学界就对他有着这样约定俗成的评价:“黄宾虹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山水画大师。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中国传统文化承传、演变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给后人留下了超凡脱俗、意象万千的山水画艺术,开创了蕴含深刻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的‘浑厚华滋’的现代审美境界。”

不过,说起黄宾虹生前,其实颇为落寞。尽管在晚年,他当选过华东美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被授予过“中国人民优秀画家”称号、被任命中央美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但作品并不被广泛认可。据有关资料记载,去世前一年,他想举办一场花鸟画展都未能如愿。据艺术评论家梅墨生说,他的老师曾亲眼目睹黄宾虹送画给来访者而被拒绝,让黄宾虹极其尴尬。

最能佐证其作品不被看好的,是他的遗作捐赠事件。据说,黄宾虹离世后,他

□流念珠

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蒋勋曾讲述过两个极小但令人深思的场景。

在1972年到1976年间,蒋勋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当导游。1976年的某一天,他接到了一个“三人团”订单——一位来自台湾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参观卢浮宫。这个母亲很希望两个孩子 in 短短几天时间里完成“填鸭式”教育,填进很多关于卢浮宫的美学知识。正因如此,在完成最后一天的参观时,她问了蒋勋这样一句话:“还有哪幅画是他们没看过的?”一时间,蒋勋愣在那里。他深知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来一趟不易,深知一家三口的机票也很贵,可听过这样的话之后,他感到了莫名的难过。

上世纪80~90年代,台湾进入急速发展的时代,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彼



□杨崇彦

教无常师,道在则是;只要留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老师不一定指什么特定人士——世间万物,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不管是高贵还是谦卑,只要能开导、影响我们,让我们能受教、受益的,都是我们的老师。

地上的蚂蚁是我们的老师。一天,阳光从窗户透射到屋子里,小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叫我起床。我从楼上到楼下,正欲开启晨跑模式。来到跑道,只见脚边一大堆蚂蚁,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蚂蚁在搬东西,是哪个淘气小孩丢的面包渣,我好奇地蹲下来观察,只见一只小蚂蚁搬了一次又一次,还是搬不动。于是,小蚂蚁回到草从里。我想它走了,肯定放弃了,但接下来的一幕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小蚂蚁从草从里带了一个小帮手。前面两个,右边两个,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就这样,它们搬着面包渣向洞口挪去……蚂蚁用行动启发着我,有一种失败叫放弃,有一种成功叫坚持和团结。

地上的竹子是我们的老师。“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竹子永远都立得直直的——我们每一个人不都应该向竹子学习吗?做一个正直、顽强,不轻易放弃希望、遇到困难不退缩、正视困难并迎难而上的强者。

空中的老鹰是我们的老师。万尺高

的夫人宋若婴根据他的遗嘱,将他的全部遗作(约5000张)及所藏书籍文物,加在一起共1万多件,准备捐赠给国家。可她不断联系,长时间没单位接收。

应该说,黄宾虹是不幸的,在他的生前,市场价格与作品价值、社会影响力与艺术成就极不对等。据《美术报》报道,黄宾虹制订的山水润格,从1926年至1945年近20年没有调整过。而上世纪20年代的吴昌硕,都是隔年调整一次润格;最“牛”的要数张大千,几乎每年都要调整。最能说明其处境的是,时年60余岁的黄宾虹,其润格就远不及30岁出头的吴湖帆。

纵观黄宾虹的一生,客观地说,他不算是一位“安分守己”者——辗转过多个城市,从事过多种职业。特别在上海居住的近30年间,担任过10余家杂志的主编、编辑或主笔,发起或参加过数个艺术社团,并在学生和友人资助下游历了全国的大好河山,活动可谓异常频繁。倘若,他像齐白石那样红得发紫过,或像徐悲鸿那

样登高一呼过,很难确保他还能“晚年变法”。

事实上,盛名和高位,对于艺术家而言,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据传,有一次,诗人艾青带着一幅画拜访齐白石,请他鉴别真伪。齐白石用放大镜看后,对艾青说:“我用现在的2幅作品换你的这幅,如何?”艾青赶紧收起那幅画,笑着说:“您就是给20幅,我也不换。”齐白石摇头感叹道:“我成名之前的作品多精致啊,后来退步了。”而艾青带来的那幅画正是齐白石成名前的作品。

正因黄宾虹生前从未享受过齐白石、徐悲鸿那般的殊荣,他一直孤独地行走在艺术道路上,每一个时期几乎都处在探索和实践的状态中。他早年受“新安画派”影响,山水画以干笔淡墨、疏淡清逸为特色,被称为“白宾虹”;80岁后画面以黑密厚重、黑里透亮为特色,被称为“黑宾虹”。他用“白宾虹”时期专研习古、游历山水的实践性努力,造就了“黑宾虹”时代的辉煌。

这样的话时,蒋勋感到了难过——他为那母子三人要完成所谓的“美育”去匆匆浏览感到难过,更为许多到卢浮宫的游客只注重参观名画数量而不注重对名画的理解感到难过。同理,当看到小伙子端着已经垒满食物的盘子却还在问“什么食物我还没吃到”时,蒋勋也油然而生一种难过。自助餐的品类繁多,用餐的人不可能一样一样全部吃过去;就算某个人的肚子勉强能装下,那也会吃得极其不舒服的。蒋勋看到许多人吃自助餐时有这样的痛苦,所以他感到难过。

蒋勋说,如果当初那位带孩子逛卢浮宫的母亲把“还有哪幅画是他们没看过的”话改为“他们都看过哪些画”,吃自助餐的小伙子把“还有哪一样食物是我没吃到的”话改为“我刚刚吃到的那一口,真是

然而,黄宾虹又是幸运的。尽管生前没受到重视,但在离世50年后,正如他所预言的“我的画会热闹起来”——2005年,浙江博物馆举办规模空前的大型展览和系列活动纪念他,由此确立了黄宾虹绘画的学术地位和市场价值;2017年,他92岁时创作的《黄山汤口》以3.45亿元天价成交;如今,杭州栖霞岭下设有黄宾虹纪念馆,金华建有黄宾虹艺术馆和黄宾虹公园。

尤为重要的是,跨入21世纪以来,他那些曾被嘲笑为“漆黑一团的穷山水”的绘画作品,越来越受到美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他晚年秉承“中国画舍笔墨内美而无他”的理念,提出“五笔七墨”之说,更是开创了一代画风,无不影响着当今的中国画坛。可以这么说,黄宾虹用一生的流离颠沛和孤寂求索,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好的不得了”,那就极好了。他的意思是,如果人在一生中只执着于“还没得到的东西”,而不珍惜“已经得到的东西”,那么将会一直处于不满足与不幸福的感觉之中。

可是,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一直纠结于“还没得到的东西”呢? 蒋勋说:多做选择,多去品味,而品味,绝不是靠“多”,绝不是比量,而是比“质”。六朝时期,人们很喜欢用“品”这个字,他们把写诗写得最好的人放到《诗品》这本书中,把画画画得最好的人放到《画品》这本书中;六朝“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也多记载东汉末年至东晋时期士人品行的小故事。在那么遥远的古代,人们都已懂得将“质”排于“量”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着眼于已经吃进嘴里的当下的那一口,尽情去感受它的美好呢?

□朱辉

去图书馆“上班”

才败露。其实即便没有被揭穿,他也撑不了多久了。因为他每个月按时给老婆上交家用,私房钱经历8个月的消耗,基本已经“米缸见底”。

小舒如今已是老舒,过两年就该退休了。想想如今图书馆里那些“上班族”,他们的父母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我们这代人大多经历过下岗、再就业,这点和我们的父辈不一样。我们能理解失业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方面和孩子们并没有代沟。他们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和父母谈谈,应该会得到理解。

我们这代中的一些人当年蛰伏于图书馆等待应聘机会时,常能在报刊上看到“专家”的指导意见。他们都说应该“骑驴找马”,先找份不喜欢的事情干着,边干边寻找跳槽机会。“专家”可能普遍缺乏真正的职场经验,他们不知道所谓“低薪休闲”工作,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再低薪的工作也是一个

实现,但即使遭遇了被放逐的屈辱,也始终不改初心和立场。千古励志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他坦然接受命运、坚守内心的真实写照。苏轼一生坎坷,一贬再贬,四处漂泊,但他淡然地对待命运的无常,最终如老僧入定,豁达乐天,硬是把无常活成了有常。同样是赞叹瞬间消失的芳华,龚自珍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表明达观之态,花落归根,化为春泥,孕育新的春天,青翠、芳香,正可以献给后来者。从而,无常瞬间变成了有常。

生活,有时也如一朵慌张盛开的樱花,随时随地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小到随身之物的遗失,大到至亲至爱的离世。人世间万事万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我们无法预知将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在追逐事业的路上,明明成功唾手可得,可转眼又溃不成军;海未枯,石未烂,便轻易不见了山盟海誓;相伴多年、掏心掏肺的朋友突然形同陌路……世事无常,孰可敌之。以至于时常听到有人在感慨“意外和明天,不知道谁来得更快”。因此,当经历的世事多了,就越来越明白人生的无常其实就是人生真正的常态。生命如鸟,轻如鸿毛,不计东西,即使计较东西,又能留下多少东西。也许,丰子恺先生说的“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艰辛曲折必然,历尽沧桑悟然”该是一个极妙的答案。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说过:“为使人生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彩,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脸孔——需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上的甘露。”所以,还是好好吃一口如意的饭,饮一杯浓情的酒,听一首穿越的歌,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珍惜留意身边的每一个小确幸,包容每天所面对的人和事,都会心生喜悦,充满前行的力量。

萝卜一个坑,工作量非常饱和。社会上正规招聘通常需要笔试、面试,10次应聘能有1次被录用,就算运气很好了。试想哪个公司会允许你三天两头请事假? 即便有这样宽厚的老板,如此不安心工作,也太没职业道德了。

标明图书馆附近有哪些廉价快餐店,附近哪些地方有做小时工的机会……据说这样的图书馆“上班”攻略图,在手机上也能搜索到,这倒是比我们当年方便多了。

边读书自我修炼,边寻找应聘机会。图书馆里的“上班”经历虽然有压力,甚至会有一点焦虑,但许多年后回想起来,也是一段有意义的青春记忆。图书馆“上班族”中,肯定会产生一些成功人士,这段“苦其心志”的特殊上班经历,将是他们成功路上的重要一站。

外打出工死在工地,女人受到打击也一病而亡。幸亏有145万元赔偿金,留给两个不太聪明的儿子。但过了不久,他们的姑姑就发现,这两个侄子把父亲的赔偿金都打赏给了女主播,卡里只剩4分钱。

这样的悲剧还有很多。不少网红主播日进斗金的背后,都是百个千个打赏者的倾家荡产。这一边空手套狼,财源滚滚,那一边竹篮打水,财去楼空。现在许多打赏不是有钱人给没钱人打赏,而是没钱人给有钱人打赏。听一位小网红讲,她每天直播几小时,就可以收入几千元。而很多的打赏者,一个月也就收入几千元。自己吃泡面,却去打赏吃山珍海味者。

不是“上层人”给“下层人”打赏,而是“下层人”给“上层人”打赏。大凡网红,都处于高光时刻,眼前净是鲜花,周围都是掌声,不仅声名远扬,还有团队服务。再看那些打赏者,大多工作和生活在一些小角落里,无人问津,暗自忧伤。

不是获得了商品和服务打赏,而是为满足某种心理臆想打赏。可以问每一个打赏者:“你从主播那里得到了

什么?”也许,你看到了美貌,看到了微笑,听到了问候,听到了承诺。然而这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设置的一切美梦,都是泡影。

为什么要去打赏? 有的是理想太高远了。因为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的不如意,便希望通过网络平台改变生活现状,实现自己的梦想。有的是生活太孤独了。比如河南驻马店那兄弟俩,村里所有的姑娘都不愿意和他们说话,只有到了网上,才有美女喊他们大哥。有的是精神太空虚了。缺少尊重,缺少朋友,缺少知识,缺少能力,而只有到了网络平台上,只要花钱,立马就能买到认可和刺激。哪怕只是一刻,也能够享受到“舞台主角”和“精神资本家”的慰藉。

变态的打赏,不仅葬送了很多误入歧途者的人生,而且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助长了不劳而获的歪风邪气。

2022年5月,中央文明办等四部门,就已经颁发了《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但那些打赏获利者,绝不会轻易放弃这种空手发大财的机会。所以提醒各种打赏者,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散财之前,千万要冷静和警惕。

□汪金友

变态的打赏

打赏是一句古语,专指身份尊贵的人给下属或低层人的赏赐,也有时用来报答别人的服务。到了互联网时代,有一些聪明人,又把打赏开发成了一种非强制性的付费模式。而过了不久,人们就惊奇地发现,很多网络平台上的打赏,已经完全变味甚至变态了。

3月31日《报刊文摘》刊登了因平台打赏引发社会悲剧的文章。江苏苏州的已婚妇女查某,为打赏某个男主播倾家荡产,四处举债,进而引发家庭矛盾。她一怒之下,将丈夫杀害,把尸体藏于冰柜之中。

山东临沂的郭某,期盼着与女主播共同走进婚姻殿堂,并为此先后给她打赏130多万元。而见面以后,却发现该女已经结婚,遂连捅13刀致其死亡,郭某也随后自杀。

广西河池一公司女出纳,因迷恋男主播,通过侵占公款、透支信用卡等方式,打赏该主播290万元,后自己也锒铛入狱。

浙江某地59岁依然单身的华哥,自己每天吃泡面,却给某个女主播打赏了140多万元。变卖了家里所有的房产,还贷款几十万元。

还有河南驻马店一户人家,男人